

近期印太地區軍力發展前景與變化

林穎佑*

綜觀 2021 年各國依然籠罩在新冠疫情的威脅但與過往不同的是，國際各界無論是在外交行動或是在實際的軍事演練上，都對臺海表達關注的態度，甚至許多媒體都將臺海形容即將開始出軍事衝突的危險地帶，這些都代表當前共軍在此區域的活動都引起外界相當高度的關注，也說明了在 2016 年軍改後，共軍現代化已有一定的成果，也讓外界更加關注其未來發展與軍事行動的意義。

歐洲國家的影響

與過去不同的是，近期歐洲國家對臺海安全更為重視，但事實上對歐洲國家而言，印太區域的安全不會是歐洲國家主要關心之處，其近期對於印太局勢的關注是與俄羅斯在歐洲的行動有直接的關係。對俄羅斯而言，遠從帝俄時期，其國家基本戰略就是要找尋不凍港與出海口，這也是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裡俄羅斯的目標，而在另一邊的波羅的海三國，也因其地理位置特殊，自然也會是俄羅斯覬覦的對象。

在 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後，經過普丁大規模軍改的俄羅斯部隊是歐洲國家極大的威脅，過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的許多軍事據點，都還停留在過去冷戰的部署，但當前北約對俄羅斯的前線已非在東西德，而是推展至烏克蘭與波羅的海，這也是當前北約防衛的最前線。自然對歐洲國家而言，在冷戰結束後，華沙公約組織解散，西歐國家長期以來的威脅解除，但在近期俄羅斯軍力提升後，當前的北約部隊若無美軍部隊的支援，很難與俄軍抗衡。這也是對美國而言，若要持續的協助北約，勢必會削弱其在印太的軍力，因此必然會需要歐洲國家對於美國當前的戰略局勢做出支持。這也是當前歐洲國家表達對印太局勢關心的原因。其中這也可以分為外交與具體軍事行動兩方面。

在外交上無論是立陶宛或是其他歐洲國家在外交上的發聲，固然在國際上的聲援對我國相當重要，但這些言論是否真能成為突破中共外交封鎖？仍是疑問。聲援與支持能否達到拋磚引玉或是能藉由這些外交的宣示，讓我國順利加入國際組織，依然有相當的難度。這些外交上的行動最大的意義，在於對美國法案的支持，特別是在美國在近年所提出的友臺法案中，都有看到對於臺海區域的重視與對臺灣的支持，這些法案能否成為實際外交支援，勢必有實際的困難，但若是在歐洲相對小國需要美國在歐洲上的幫助上，自然在外交有可能對臺灣做出外交「聲援」，來換取美國在歐洲的安全保證，這是可以觀察的方向。

雖說如此，但對具有部分軍事實力的傳統強權來說，其海軍軍力也開始加入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自由航行行動，甚至與印太國家進行聯合軍演。最具體的代表就是傳統海權強權英國，其派出航空母艦伊莉莎白女王號前往印太地區與美日印澳等國進行多次海上軍演，甚至德國也派出巡防艦前往印太區域。這些船艦的通過固然在實際的軍事作戰上成效有限

(若在印太發生軍事衝突時，歐洲艦隊需要耗費非常長的時間才能到印太區域，這段時間戰況可能已經出現決定性的影響)，但這些歐洲國家的行動在表達對於印太區域的關心，以及塑造呼應美國自由航行權的形象上，有相當的幫助。在這些國家的行動中，最具有軍事意涵的就是英國艦隊，其在印太與美日的軍演便是代表與美日之間的雙航艦對抗演習，也同時讓美日部隊演練反航艦的戰術戰法，特別是在未來的南海或是西太平洋的海權之爭中，航空母艦自然也會是中共海軍的主力，而對美軍而言，目前的航空母艦都是核子動力航艦，英國與印度的航艦則是傳統動力航艦，正好可以用來模擬共軍海軍航艦，與美軍進行實兵對抗。這些都是在近年歐洲國家對臺海的實際行動。

四方會談之國家

相對於歐洲國家，參與四方安全會談的國家是在實際的國家安全上，碰到來自中共軍力的威脅，因此在安全議題的合作與行動上，自然會比歐洲國家來的積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 2021 年間由美國其他國家，開始進行戰略上的調整，將部隊規模與戰術戰略都朝向與美軍以及其他盟邦建立的聯合作戰上。因此可以看到日本自衛隊在 2021 年 6 月所舉辦的「東方之盾」軍演，便將部隊主力從過去的冷戰部署於北海道的防衛作戰，逐步轉變成強化西南諸島防衛構想，同時也將傳統的陸上作戰轉變成為與美軍類似的多領域作戰、分散式打擊這兩種重要的作戰概念，同時也派出海上自衛隊與美、英、澳、印度海軍進行聯合演習。

除了軍事行動之外，日本也在不少公開場合與官方文件

中提到臺海穩定的重要性，其最大的關鍵因素在於對日本而言 80% 的能源都會經過臺海周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就遭到美軍的海上封鎖造成能源與軍用物資的不足，最終只能迎來失敗的結局。這個教訓都讓戰後日本都依然關注此海上生命線的發展。因此現今中共海軍實力在南海的行動以及水下作戰的能力，都讓日本了解其對國家生存的威脅，而此也非單靠海上自衛隊的實力可以應對，依然必須與其他國家合作，進行聯合作戰。

類似的戰略思維也出現在澳洲近期的國防建設上。紛擾多時的澳洲潛艦建構案，在日前確定由法國柴電潛艦改成由美國主導的核潛艦，其最大的原因在於核潛艦的續航力較長可以支援澳洲海軍從南太平洋一路通往南海，而這也是為了因應近期中共海軍的擴張，澳洲在擁有核潛艦之後，勢必也會具備相關的維修與後勤整備器材，這對未來在南海行動的美軍潛艦而言，會更加的便利。如在 2021 年所發生的美軍海狼級潛艦在印太地區出現的水下意外，若能有澳洲核子潛艦基地的協助，是否美國海軍不需要回到關島維修（日本由於有非核三原則的限制，因此美軍核子動力潛艦不能進入），可以前往澳洲的基地維修整補是否會更加適當？或許是未來可以持續觀察的方向。

至於對印度來說，自從中共海軍藉由亞丁灣行動將海軍兵力逐步投射至印度洋時，對印度而言中共的威脅不會是只有來自於北邊陸地，若中共海軍在印度自認後院的印度洋行動，自然會讓印度感到芒刺在背之感，這也是為何近期印度海軍積極與其他「四方會談」國家密集合作的原因。最具體的代表就是在近年的馬拉巴爾軍演。有別於過往，今年的馬拉巴爾軍演分成兩階段，除在 2021 年 8 月已先進行第一階段之

外，在部隊結束南海軍演後，立即馬不停歇的在孟加拉灣進行後續的第二階段軍演。有別於美英澳所組成的 AUKUS 同盟，Quad 更強調區域國家的安全合作。需注意的是除了澳洲之外，上述國家都擁有航艦的戰力，或是可以發揮航艦戰力的類似護衛艦，這也代表即便美國海軍可能在艦船總數上不一定能與解放軍海軍的船隻數量比較，但是若是將美國 Quad 以及 AUKUS 國家的海軍艦隻加總，卻又能對中共造成足夠的嚇阻效果。

中共的應對

在國際環境的改變之下，中共當前最大的任務並不是改變對外政策，而是平穩的召開二十大，在此前提之下中共在外交上，會循過去的方式讓各國在對臺友好的同時，也需要重申「一中原則」，特別是藉由與中共關係友好的俄羅斯與北韓作為對外的傳聲筒來對其他國家再次做好「一中原則」的外宣，這都是當前中共的對外基本戰略。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1 年 11 月中拜登與習近平的視訊對話後，雙方所談的內容居然在美中兩方的媒體公布資料上都略有不同，這類藉由真實事件發生的當下，並利用時間差來做到「資訊不對稱」的認知作戰，也是中共在面對此國際局勢下所做出的新應對。除此之外，中共也利用與俄羅斯軍演的機會，利用海軍艦艇的砲艦外交與展示國旗的功能，充分發揮海軍外交的作用，並配合中共在臺海周遭的軍事行動，期望藉由這些行動達到戰略威懾的作用。

對共軍而言，每年的中俄軍演都有相當重要的意涵，無論是在於經歷實戰的俄羅斯部隊演訓所得到的經驗，或是可

以從旁對俄羅斯高科技裝備的窺看，都對共軍軍力有所助益。而在與俄羅斯的軍演中，中共也會利用演訓互動來達成軍事外交的目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2021年11月的中俄軍演時，中俄軍艦行駛過日本津輕海峽，雖然其航行的區域位屬於公海，甚至在發生軍事衝突時，中俄艦隊是不太可能通過的。但其政治外交意義遠大於實際的軍事效益。

代結語：我國的角色與未來機會

對我國而言，「同島一命」是在疫情期間經常聽到的標語，但須注意的是我國不是只有臺灣本島，尚有澎湖、金門、馬祖、東沙、釣魚臺列嶼以及太平島。在陸權的概念中，強調的是控制「點」來強化要塞佔領領土；但在海權的概念中卻非如此，海洋並不能佔領，而是具有運輸線的價值，這也是海上交通線 SLOC 的概念。我國不是只有島嶼的安全，更需要強化的是海域的控制，在全球化的概念下，航線是支援全球供應鏈的基礎，這自然也是我國與國際合作連結的機會。

一、超越地緣的資安

但除了半導體產業之外，無論是在國際規範或是在國家安全的議題上，資訊安全都是各國必須面對的超地緣安全。此外，自2010年以來，中共資訊產品的資安問題一直都讓外界頗為詬病，特別是其可能內藏的後門程式，以及中共駭客與網軍所造成的威脅，都是許多國家防範的方向。美國在2020年12月所公布的網路安全成熟度模型認證框架（Cybersecurity Maturity Model Certification Framework，簡稱 CMMC）就是針對中共的資訊產品進行防範，這也是為了面對過去中共經常

藉由低廉成本所生產的消費性電子用品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若在美國 CMMC 規範之下，許多廠商或是有機會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商家，自然不可能會選用中國生產的產品，這都是我國資訊產業打入資安市場最好的機會。在超越地緣的資訊安全議題上，若在各國對於中國所製造的產品有所疑慮的情形之下，這也是我國資訊安全相關產業的契機。特別是在我國資訊產業的加持之下，在疫情時代各國對於數位通訊與電子商務的依賴，資訊安全也是我國可以藉此推展實質外交的機會。

二、海上執法單位的合作

事實上，國軍與外國軍隊的合作是會受到許多外交上的限制，但在近期印太各國對於臺海安全逐漸重視之時，我國所在的地緣戰略位置自然也會水漲船高。若部隊無法直接與外軍合作，透過其他執法力量的合作可能是突破外交限制的契機，如 2021 年 3 月我國海岸巡防署與美國海岸防衛隊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簡稱 USCG) 的所簽訂的合作備忘錄 (MOU)，便是最好的例子。美國海防雖然在平時是隸屬於國土安全部的執法單位，但其被認為是美國六個軍種之一 (陸、海、空、海陸、海防、太空軍) 更是唯一被國會授權於和平時期扮演執法角色的準軍事組織，甚至其裝備與武力遠超過一般中小型國家的海上兵力。因此我國透過海巡與美國合作是能發揮部分制海的效果，特別在近期中共海空力量屢次突穿第一島鏈時，更經常運用其他武裝力量 (如中共海警以及海上民兵) 作為騷擾周遭國家的主要部隊。印太各國除傳統海軍之外，若能利用海上執法單位作為整合各國海上力量的基礎，除能應對中共威脅之外，更是我國參與的契機。

三、環太平洋軍演？

而在 2021 年 12 月美國國會再次提及應邀請我國參加兩年一度的環太平洋軍演。此非我國首次被要求受邀參與軍演，但過去在美國行政單位的考量下，最終皆無下文。事實上，在考量到環太平洋軍演的敏感度時，我國派出實兵參與的機會著實不高，最大的原因自然在中共的因素。除此之外我國艦隊是否能與友邦國家系統整合？也是問題。但從軍事層面觀察，在資訊化協助的一體化聯合作戰下，艦隊參與實兵操演的意義不大，反而是若能參與實兵操演前的兵棋推演，藉由視訊或是資訊設備的協助，也可以透過系統了解環太平洋軍演的狀況與想定。特別是對我國而言，需要了解環太平洋軍演中各國部隊在美軍的帶領下是否會有新的戰術與戰略想定出現，這都會與我國安全息息相關。如在 2018 RIMPAC 裡美軍已經展現其「多領域作戰」的能力，其主要意涵在於將各軍種的部隊都是任務需求混編成為「多領域特遣隊」，其中甚至可以包含盟國的軍隊。2018 RIMPAC 中美軍就與澳軍合作，由澳軍 P-8A 提供目標的數據資料再由美國陸軍高機動砲兵火箭系統 (HIMARS) 與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反艦飛彈部隊發射岸基反艦飛彈搭配水下的美軍潛艦發射魚雷與反艦飛彈擊沉目標。至於在 2020 年的環太平洋演習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簡稱 RIMPAC) 中，美軍與其盟邦在操演中所透露的戰略與過去已有相當的不同，如在本次演習中，美軍並無如同過去一樣以航空母艦作為打擊核心，甚至無航艦參與此演習，是否代表美國與其盟邦開始在研討沒有航艦的對中戰略？特別是從 1996 年飛彈危機之後，「打航母」以及區域拒止 / 反介入作戰 (Anti-Access/Area Denial, 簡稱 A2/AD) 是共軍主要發展的方向。但對美國而言，如果在

開戰時無航艦支援是否依然能打贏戰爭？當前對美國與其盟邦而言，航艦之外的「艾塞克斯號」兩棲突擊艦（USS Essex, LHD-2）也可以擔任類似航空母艦的角色，而聯盟合作作戰與分散式殺傷的概念應是本次演習的重點。

這也說明我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便再度浮現。在共軍進行臺海作戰時，與美軍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之間交火的同時，若國軍能適時發揮戰力與外軍系統介接，可以發揮「內線作戰」的效果，配合美軍做出裡外合應，應能對共軍做出更大的打擊。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太平洋戰爭裡的瓜達康納爾島爭奪戰中，早期美軍並無控制瓜島周遭的制海權，甚至無力對從臘包爾出發運補的「東京快車」進行攔截，但憑藉著掌控瓜島機場，即便多次遭到日本聯合艦隊的砲擊，依然可以恢復航空戰力，牽制聯合艦隊的行動，逐步確保美國海軍艦隊的優勢。美軍能獲得最後的優勢，關鍵在於始終控制著機場，持續保有對外投射兵力的能力（海空軍）。這也是可供我國參考之處。因此如何在共軍第一波攻擊後，仍能有效的保有作戰能量便是關鍵。除了空中戰力之外、岸基飛彈以及海軍艦隊的確保，都能在中共執行反介入作戰時，提供美軍援助。特別是潛艦為天生的匿蹤兵器，若能擁有一定的水下戰力，必能對共軍產生相當的威脅。這些想定不會在實兵演練時出現，甚至在新聞發布上都可能會刻意忽略，但這些都有可能會在兵棋系統的想定推演中出現，這些對於我國戰略發展自然有參考的價值，唯有與時俱進才能掌握先機發揮制人而不制於人的戰略部署。